

本乐法师与武昌佛学院关系研究

丁庆勇，汪云，刘昊成

文华学院 湖北武汉

【摘要】本文主要基于法脉承袭上的联系，通过梳理法脉、思想和制度上的三重传承，分析了本乐法师本人和武昌佛学院之间的联系。文章认为，法脉承袭上的联系主要体现在继承太虚大师、佛学思想“人间佛教”理念以及继承和弘扬武昌佛学院的理念等方面。透过这一现象的剖析，可发现 20 世纪中国佛学教育的微妙变迁，可为当下的佛教教育提供一定的经验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本乐法师；武昌佛学院；太虚大师；人间佛教；僧伽教育

【基金项目】文华学院博士基金（项目编号：2019Y08）

【收稿日期】2025 年 12 月 9 日 **【出刊日期】**2026 年 1 月 6 日 **【DOI】**10.12208/j.ssr.20260005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ter Benle and Wuchang Buddhist academy

Qingyong Ding, Yun Wang, Haocheng Liu

Wenhua College, Wuhan, Hubei

【Abstract】 Venerable Benle wa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contemporary reform of Chinese Buddhism, and his life and activitie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uchang Buddhist Institute.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triple perspectives of spiritual lineage,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institutional practice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venerable Benle and Wuchang Buddhist Institut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Venerable Benle not only inherited his spiritual lineage from Master Taixu via the Institute but also absorbed the philosophy of "Humanistic Buddhism" and extended and expanded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the Institute in his own monastic teaching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example, we can glimpse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Chinese Buddhist educ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which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Buddhist education.

【Keywords】 Venerable Benle; Wuchang Buddhist institute; Master Taixu; Humanistic Buddhism; Monastic education

引言

近代中国佛教面临内忧外患，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的引入和自身腐朽落后的现状使得佛教改革成为佛教界振兴自我的起点；僧伽教育的改革和改革佛教成为许多高僧关注的对象；武昌佛学院成立于 1922 年，由倡导佛学现代转型的太虚大师主持，被称为“小黄埔校”，是中国近代佛学教育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新的僧材具有重要意义，是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先导，对二十世纪中国佛教产生重要影响，本乐法师也是太虚大师弟子中圆寂的最后一人，一生经历了 107 年，是中国由旧式佛学到现代佛学的重要转折点。通过追溯本乐法师与武昌佛学院的关系，能理清本乐法师的思想根基和师承脉络，从细节上展现武昌佛

学院的教育内容和实际效果，增强对中国近代佛教教育转型的理解。此研究为今天“人间佛教”的继承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史料和可供借鉴的经验，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 源源与背景：太虚僧教育理想与武昌佛学院的创立

1.1 破旧立新：太虚大师的僧制改革与教育体系构建

太虚大师（1889-1947）是近代中国佛教改革的旗帜性人物，他面对佛教积弊已久的局面，提出了著名的“三大革命”主张——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其中僧制改革居于核心地位。在太虚看来，佛教振兴的关键在于培养新型僧才，唯有建立现代化的僧教育体

系, 才能扭转佛教衰败的趋势。

太虚大师的僧教育理念有着鲜明时代特质与革新意识, 他倡导佛教教育应将传统师徒衣钵相承转为近代学院式教育体制, 这一转型是外在形式革新, 也是内在理念深层转变, 1913年寄禅法师追悼大会上, 太虚大师发表广为人知的演说, 清晰倡导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理念, 为后续僧教育革新事业筑牢理论根基。

在课程设置方面, 太虚大师也打破了传统的佛教办学模式, 大胆地引入了现代的佛教教育课程体系, 把佛学常识, 文史哲、生物、社会、伦理、心理、美学、科学、教育等课程设为武院的课程, 体现了太虚大师古今兼通, 贯通东西的教学理念, 以培养具有高深的佛理修养和近代的科学知识为主的新兴一代佛教僧侣。

1.2 摆篮之地: 武昌佛学院的创办、宗旨与历史地位

1922年, 太虚大师在武昌千家街创办武昌佛学院, 这是中国佛教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太虚大师在武昌创办佛学院, 不是偶然的, 而是他多年酝酿、多年准备、多年孕育的结果。太虚大师1915年发表的《整理僧伽制度论》《人乘正法论》等, 都是其居士佛教思想萌芽的最初显现, 此后他不断完善和发展其居士佛教思想, 为武昌佛学院确定了办学方针。

其办学精神体现了太虚大师的僧伽精神, 培养有高尚僧品、良好佛学基础, 掌握现代知识的新一代僧伽。学院实行“学修结合, 生活丛林化”的办学院模式, 学习现代学校教学, 传承传统的丛林化生活, 开创中国的新的佛教教育体系。学院办学, 以传授知识为主, 以修行体悟为辅, 使学院学僧在理论学习、修道实践双重意义上得到成长。

武昌佛学院课程设置体现了八宗平等的精神, 佛学课程开设有性、相、台、贤、禅、律、净、密各宗课程, 以及大量的现代性课程。这样, 突破了原先佛教宗派的界限, 促进了佛教内部各派的圆融, 也使佛学与现代学问之间有了对话的窗口。武昌佛学院对学员有着严格的规制制度, 有通则、佛堂规则、自修室规则、寝室与饭食规约、告假规约等, 体现了现代教育管理化的规范机制。

武昌佛学院, 其历史地位及其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它被誉为“佛教的黄埔军校”“新佛教运动的发源地”, 对于近代中国佛教的振兴产生了重大影响, 此后新型佛学院如雨后春笋, 厦门闽南佛学院、四川汉藏教理院、九华山江南佛学院等, 开佛教教育、佛教改革之先河, 它们或多或少都是受到武昌佛学院办学影响而

兴办的, 从而构成中国佛教教育网络体系。

1.3 思想灯塔: 武昌佛学院作为“人间佛教”的早期实验场

武昌佛学院不仅是僧学的机构, 更是太虚大师实践人间佛教的早期试验田。1928年, 太虚大师一边创办武昌佛学院, 一边恢复《海潮音》杂志, 这是“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发端。1934年, 《海潮音》还出版了“人间佛教”的专号, 系统阐述了人间佛教的思想。

“太虚法师在进行佛教改革的过程中, 曾先后以“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作为口号, 两个口号看似意思接近, 实则稍有差异: “人生”是从人的内在感受和体验出发的, “人生”更加重视人的主体性, 而“人间”则单纯强调场域或空间。”^[6]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理念的核心要义是“入世济世”, 他指出“出世亦入世, 世法即佛法”, 这一主张扭转传统佛教过度偏重出世的取向, 倡导佛法与世间诸法相融相济助力社会发展与人生完善, 抗战时期太虚大师亲身践行这一理念, 呼吁佛门弟子投身抗日救亡浪潮, 亲自率领佛教代表团前往缅甸、印度、泰国等国开展抗战宣传与联络工作, 耘显人间佛教的社会责任感。

武昌佛学院在人间佛教的实践中, 特别重视居士佛教的建设。太虚大师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与《人乘正法论》中初步确立了他的居士佛教思想, 在建僧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居士组织的建设, 规划了居士团体的组织方式和行为内容。他重视居士对于世俗社会的弘化作用, 反对清净无为的佛教, 反对弃家废业、离群逃禅的学佛; 主张正信的佛教, 即俗即真的佛教。他认为居士学佛不应影响正当的爱情、正当的生活, 体现了对现实人生的关注与肯定。“人间佛教运动对于近现代佛教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 正因为有太虚法师的努力, 佛教逐渐走向社会, 走向人群, 开始赢得社会的尊重, 甚至走向了国际舞台。”^[11]

2 法脉与学脉: 本乐法师在武昌佛学院的角色定位

2.1 师承关系的确立: 本乐法师与太虚大师

本乐法师(1916-2023)与武昌佛学院的法脉联结, 缘起于早年出家修行之路。他自幼在湖北新洲仓埠报恩寺剃度, 拜该寺住持传久老法师为剃度恩师, 得赐法名心发、别号本乐。1936年, 本乐法师前往汉阳归元禅寺求受具足大戒, 戒期圆满后入驻武昌宝通禅寺禅堂, 自此开启规范化修行历程。

抗战胜利后, 太虚大师指派苇舫法师主持武昌佛

学院恢复事宜, 本乐法师恰逢此机缘进入武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研学, 正式缔结与太虚大师的师承之缘。这一阶段, 太虚大师未长期驻留学院, 其倡导的教育理念与佛学思想对学院教学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太虚大师门下弟子, 本乐法师在现存文献中未见与太虚大师直接交往记载, 借助武昌佛学院这一重要平台, 他的佛学认知与修行理念均深受太虚大师思想浸润滋养。

本乐法师与太虚大师的法脉关系, 还通过他与当代高僧本焕大和尚的同门关系得到间接印证。本乐与本焕为同门师兄弟, 而本焕在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也为本乐的法脉传承增添了分量。2003年10月, 本焕大和尚传法于本乐法师, 为之取名“常教心安”, 使本乐法师成为禅宗临济法脉第四十五代法嗣。这一传法仪式, 不仅确立了本乐法师在禅宗法脉中的位置, 也强化了他与太虚大师一系的法脉关联, 因为太虚大师本人也是近代禅宗的重要代表人物。

2.2 武昌佛学院的熏陶: “新僧”品格的塑造

本乐法师于武昌佛学院的修学历程, 恰逢中国佛教步入深刻变革的关键阶段。武昌佛学院作为太虚大师推动佛教革新的实践阵地, 其育人理念与课程编排凸显了培育“新僧”的清晰导向。在此间修学期间, 本乐法师得以接受系统的佛学研修与现代学术浸润, 为他日后深耕佛教事业筑牢了扎实根基。

就课程编排而言, 武昌佛学院恪守太虚大师“八宗平等”的育人宗旨, “太虚法师理想的僧学教育体系是在接续佛教传统的前提下, 在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基础上, 以戒、定、慧的修学内容与闻、思、修的修学次第为筋骨构建而起的”^[1]这般广博的佛学教化, 让本乐法师形成兼容诸家的佛学见解, 不受单一宗派的桎梏。与此同时, 学院增设诸多现代学科科目, 诸如文史、哲学、生物学、社会学等, 这种跨领域的学识积淀, 助力学僧涵养现代认知与思辨素养。本乐法师后续弘法行事中呈现的开阔格局与灵动方法, 与他在武昌佛学院所受的多元教化有着密切关联。

除了正式的课业修学外, 武昌佛学院丛林学修的实践, 也对本乐法师的僧格养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学院“学修一体, 生活丛林”的实践方式, 使得学院在传道授业的同时注重修行实践, 在这种氛围下本乐法师不仅修学、精进佛学, 还淬炼了佛学、僧格。这种学修兼修的教育方式, 是后来本乐法师积极投身僧教育事业的参照模式。

尤其值得提到的是, 本乐法师在武昌佛学院的读书时代, 正是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发展成熟的

时代。1947年太虚大师虽然逝世了, 但其“人间佛教”思想已在武昌佛学院深深烙下了, 本乐法师当时在武昌佛学院为学子, 受其思想的影响必然会有所触动, 这从他以后长期为佛教社会事业和现实人生服务、弘法实践来看都是如此。

2.3 从学僧到导师: 本乐法师与佛学院的后续关联

本乐法师与武昌佛学院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作为学生那么简单, 其在学成后多次回到武昌佛学院并以导师的身份出现, 可谓从一名学僧成长为武昌佛学院的导师, 其本身就是对武昌佛学院办学的传承。

1950年, 本乐法师受聘为武昌佛学院附设义校大雄小学校长, 从此与佛教教育结下不解之缘。大雄小学是武昌佛学院办的一所义校, 它是附属于武昌佛学院的, 带有社会服务的性质, 符合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人间主义精神。本乐法师担任该校校长, 继承了武昌佛学院的办学传统, 将佛教教育扩展到社会, 使得佛教更深入地融入社会当中。任教30余年, 1993年, 武昌佛学院恢复办学, 本乐法师被聘为武昌佛学院教导主任, 主持武昌佛学院的教务工作。从此, 本乐法师可以从更深层次上参与武昌佛学院的运作, 作为教导主任, 负责学校的教务和规划工作, 可以直接影响到学校的教育方针和教育质量。从其在本学院担任过校长来看, 其对佛学院的了解和经验受到佛教界的认可。

本乐先生在武昌佛学院教学与管理中, 也体现着自身在武昌佛学院学习时的所悟所想, 他之前为学僧时, 感受着学院的教育理念和办学特点; 现在为教育者, 又能满足需求为学院服务, 这双重身份使本乐成为学院历史和现实的中介桥梁与学院教育理念承继的保证。

此外, 本乐法师还从参与重建寺院、向社会慈善等活动中践行、弘扬了武昌佛学院的教育宗旨。1997年本乐法师受委派主持恢复祖庭报恩寺, 2003年殿宇重建完毕, 本焕大和尚改寺名曰“报祖寺”, 本乐法师为方丈等等, 这些工作、生活实践中不可避免地渗透了武昌佛学院的教育宗旨和修行理念。从而拓展了武昌佛学院精神的辐射面。

3 思想的承继与发展: 本乐法师对武昌佛学院精神的弘扬

3.1 践行“人间佛教”: 从理论到实践

本乐法师对武昌佛学院精神的弘扬, 最为显著地体现在他对“人间佛教”思想的践行上。“人间佛教关注的重点是‘人生’和‘人间’, 不像传统佛教主要关注的是‘人死’和‘天间’, 这使得人间佛教的伦理关怀显得比传统佛教更加明显。”^[6]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

思想强调“入世济世”，认为“出世亦入世，世法即佛法”。本乐法师在长期的弘法实践中，将这一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使佛法与世间法相融合，服务于社会与人生。

抗战时期本乐法师于报恩寺设粥棚赠药品救助民众不计其数，以实际行动践行佛教慈悲要义。民族危亡之际主动担当的举措既体现佛教徒的社会责任，亦是特殊年代人间佛教思想的鲜活实践。这类社会服务打破佛教脱离世俗的传统认知，展现佛教关怀现实、利益众生的别样特质，与太虚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教理念深度契合。

寺院管理实践中本乐法师同样融入人间佛教理念，1997年他应邀出山主持祖庭报恩寺恢复工作，经数年营建使报祖寺成为功能完备的三宝道场。寺内既设修行区域亦建各类配套设施，为信众提供全方位佛法服务，这种侧重实际功用服务信众需求的寺院建设思路，彰显人间佛教关怀现实人生的内核。2003年本焕大和尚将寺名改为报祖寺，以铭记祖师弘法利生的遗训，这一改名暗含对佛教传统与人间关怀的双重重视。

本乐法师的禅法开示同样兼具人间佛教特质，他强调“心非心，物非物，心高于物，心是心，物是物，心物合一，心物是一”。这一观点破除世间与出世间的绝对隔阂，凸显佛法与世间法的交融，与太虚大师“即俗即真”的佛教观一脉相续。他亦提及不必刻意求索，人人皆具佛性，核心在于修心明意而非执着外在形式，这种简化修行路径强调内心觉悟的主张，让人间佛教更贴近普通信众的日常起居。

3.2 延续僧教育理想：本乐法师的育僧模式

本乐法师对武昌佛学院精神的接续，突出表现为对僧教育理想的传承。太虚大师创办武昌佛学院的本意是培育现代僧伽力量，助力佛教革新与复兴。本乐法师多年佛教实践里始终重视僧教育建设，构建起专属的育僧体系。

1993年武昌佛学院恢复办学，本乐法师应邀出任教导主任执掌教学事务，这一职位让他得以直接投身僧教育的规划落实。武昌佛学院重建后确立的教育主张强调学佛先学做人，成佛先成人，这一主张与本乐法师的佛教认知深度契合。他的教学实践中必然贯彻这一主张，培育兼具僧格与人格的新型僧伽。

本乐法师的育僧体系亦凸显对佛教与文化并重的重视。太虚大师于武昌佛学院倡导八宗平等的教育宗旨，同时重视现代科学知识的传递。本乐法师接续这一传统，他认为佛教教育既要传递佛学学识，亦要提升文

化素养，这种全面育人的认知，体现他的人间佛教视野与现代教育主张。

本乐法师参与多家佛教教育机构建设助力僧教育发展，他曾出任弘法寺佛学院报恩学院院长，于各类佛教教育机构中传播武昌佛学院的教育主张。多渠道参与拓展武昌佛学院教育体系的影响力，为中国佛教教育发展赋予更多可能。

从本乐法师的教育实践可见，他接续武昌佛学院教育主张之时，贴合时代需求作出调整发展，他既重视佛学学识的传递，亦强调修行实践的引导，既关注僧人的专业培育，亦重视其人格塑造。这种全面育僧的主张是对太虚大师僧教育思想的接续发展，对当代佛教教育仍具启发价值。

3.3 坚守与调适：对太虚思想的继承与时代化诠释

本乐法师在对武昌佛学院精神的弘扬过程中，不仅有着对太虚思想的坚守，也有着结合时代需要的调适，这种坚守与调适的统一，体现了他对太虚思想的深入理解和创造性发展。

一方面，本乐法师坚守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方向和僧教育理想。他继承太虚大师关注现实人生、服务社会的人间佛教理念，将佛法与世间法相融合。同时，他也坚持太虚大师通过教育培养僧才的路径，长期投身于佛教教育事业。这种坚守使得武昌佛学院的核心精神得以传承和延续。

另一方面，本乐法师也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太虚思想进行了时代化诠释。在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的基础上，本乐法师进一步强调“修佛，首要修身，做高尚之人，做利益众生之人”。这种将修佛与做人紧密联系的观念，突出了佛教的伦理维度，使佛教更加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同时，他还强调“今后的佛教，还归佛陀人本原义为其首要任务，要把被歪曲了的佛教扶正过来，就必须进行佛教改革。佛教只有改革，才有生命，才有前途”，这种改革意识与太虚大师一脉相承，但又针对当代佛教的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

本乐法师还发挥太虚大师本觉思想。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中有本觉思想，他认为中国佛学特点就是本觉思想。本乐法师讲法中“人皆有佛性，重在修心、意思”，肯定众生心皆有佛性，是对本觉思想的世俗化，使玄理更为世俗化。

值得一提的是，本乐法师继承太虚精神，与时代社会保持互动，也就是说，在佛教自身建设之外，需要佛教与社会互动，保持佛法与时代俱进的特质，保持佛教的生机与活力，这才是真正继承太虚大师革性之精神。

4 本乐法师与武昌佛学院关系的三重总结

4.1 本乐法师的法脉、思想与制度实践

综合上述, 我们对本乐法师与武昌佛学院的关系从法、理、制度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 从中可窥探一二。

在法脉关系上, 本乐法师以武昌佛学院为平台, 结缘太虚大师, 在学院内受太虚大师的教育影响, 后来还担任学院教导主任, 继承太虚大师的僧教育理想。法脉关系不仅体现在形式上, 还体现在精神实质上。本乐法师是太虚大师弟子最后一位圆寂长老。本乐法师一生的功业可以说是武昌佛学院教育的一个缩影。

在思想继承上, 本乐法师进一步吸收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并转化为具体的弘法行为, 关注现实人生、服务社会、实现佛教界与世间法界圆通; 他注重僧人的人格与人格的圆通, 关注佛教的伦理境界; 他坚持佛教改革的立场, 又与传统法接续。这些思想特点都承续了太虚大师以武昌佛学院的传播教育理念并有所发展。

在制度实践方面, 本乐法师积极参与, 通过介入管理、僧教育实践和社会慈善实践, 将武昌佛学院的精神落实到具体制度层面, 主持恢复报祖寺建设成设施完善的现代道场, 承担武昌佛学院教导之责, 推进武昌佛学院僧教育, 开展社会服务工作, 扩大佛教社会影响, 等等, 可以说都是武昌佛学院制度精神的体现和延续。

4.2 本乐法师的历史地位: 武昌佛学院精神在当代的活态见证

本乐法师是太虚弟子中最后往生的高僧, 107 (1916-2023) 岁, 其生平事业可视为对武昌佛学院办学精神之生动延续, 以毕生实践将武昌佛学院带到了21世纪, 可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教育转型的一个良好个案。

本乐法师的历史地位, 不仅体现在他是太虚大师弟子身份, 更重要的体现于他对武昌佛学院精神的传承和发展。他的一生见证了中国佛教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变革, 通过自身的努力, 使得武昌佛学院的教育精神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继续得到传承和弘扬。他的实践, 如僧人教育、寺院建设、社会服务等, 都可谓是武昌佛学院精神的现实实践。

从广义来看, 本乐法师上述诸项事业, 也可以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国化佛教的现代化运动, 这种现代运动既指佛教思想的现代化, 也指佛教的组织化、活动化方

式。而武昌佛学院就是佛教现代化运动的实验场, 本乐法师本人即是这种现代化运动的参与者和继承者, 他的种种事业都是上述现代运动的缩影。通过考察本乐法师本人和武昌佛学院的关系, 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二十世纪中国化佛教转型的微观过程, 对未来佛教的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李明轩.太虚法师的僧教育体系构建述论[J].佛学研究, 2024,(02):79-95.
- [2] 明贤.太虚大师在武昌佛教中国化的探索与领航[J].中国宗教, 2024,(04):52-55.
- [3] 明贤.太虚法师倡导抗日救国及佛教改革的一代高僧[J].中国宗教, 2025,(04):48-51.
- [4] 明贤.禅宗的决定之趣与见道[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9,40(12):66-73.
- [5] 源正.新学与新僧——武昌佛学院创办因缘考[J].法源(中国佛学院学报), 2025,(01):72-84.
- [6] 蒋九愚, 王菁菁.人间佛教的伦理意蕴[J].现代哲学, 2009(4):125-128
- [7] 明杰.太虚法师僧制思想与僧伽教育[J].中国佛学, 2022(1):155-165
- [8] 楼宇烈.我国宗教中国化的三重意涵[J].中国宗教, 2025, (01):49-51.
- [9] 高新民, 胡水周.佛教心灵哲学重构之我见[J].学术月刊, 2018, 50(05):25-35.
- [10] 高新民.智者的佛教解释学及其对佛教解释的清原正本[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3(02):5-12.
- [11] 高新民, 张钰.佛教心灵哲学的“发现”与探索: 基于《楞严经》的解读[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56(03):77-83.
- [12] 严胜英.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对近现代佛教的重建[J].中国宗教, 2023, (07):72-73.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